

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

集部·元別集類

姚文公牧庵集·燕石集·中庵先生

劉文簡公文集·鄱陽仲公李先生文

集·傅與礪文集·巴西鄧先生文集

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



書目文獻出版社

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 92

集部·元別集類

姚文公牧庵集·燕石集·中庵先生
劉文簡公文集·鄒陽仲公李先生文
集·傅與礪文集·巴西鄧先生文集

編者 北京圖書館古籍出版編輯組
出版 書目文獻出版社

(北京文津街七號)

印刷 民航印刷廠

定價 玖拾壹元

ISBN7-5013-0782-2/Z·64

目錄

姚文公牧庵集

.....一

燕石集十五卷附錄一卷

.....一二五

中庵先生劉文簡公文集二十五卷

.....二四七

鄱陽仲公李先生文集三十一卷

.....五三一

傅與礪文集十一卷附錄一卷

.....六八五

巴西鄧先生文集一卷

.....七四五

牧菴姚文公文集序



皇元定天下百許年倡鳴古文財牧菴姚公一人而
已藝常人之文多別陳襲故舊起弗克振振惟公才
驅氣駕縱橫開闢紀律惟意其大略如古初將率市
人戰後雖素不我習一號令之則鼓行六合所向風
從無敵不北雖路絕海嶽亦莫不迎銳而開猶度平
衍視彼選兵而陣揮地而達繞一再敵輒衰焉且老
耆相萬矣走年二十四見公京師時公直學士院每
有所述於聯酬後岸然瞑坐辭致研隱者或不能
供章成則雄剛古遠讀者或不能句尤能約要於繁
出奇於腐江海駭而蛟龍寧風更薄而元氣溢森乎
其芒寒燭乎其輝燁一時名勝靡不認認焉自閩所
有伏避其路而將相鼎族輩金篋帶銘銘先世魚德
者路竭門趨如水赴壑厥間之崇學者仰之山斗矣
每往來江湖間賸錢宴勞月無虛朝二千石趨翼下
風吟嘯自若巷陌觀者謂神君使人嘗謂唐三百年
其文為世所珍者李邑韓愈二人或所託若市或酬
金初門賓其凡論之公益兼有至其外榮達喜施與
宏遠高胡中表惟一年愈艾而氣節愈隆顧有前人
所未備然則公之奇侔瑰異者獨文乎哉公沒之十

姚文公牧庵集

一年當泰定改元江西省臣求所述於家凡若干篇
將板行世郎中賈煥華甫走者濟南以文序請竊惟
韓昌黎文李漢氏序歐陽公文蘇軾氏序公與二子
代雖不同要皆開氣所鍾斯文宗匠振古之人豪也
走何人敢於為置喙辭不獲因紀平昔所嘗得諸心
目者姑副所懇公諱燧字端甫仕致翰林學士承旨
榮祿大夫集賢大學士太子賓客牧菴其自號云
泰定 年 月 日張養浩撰

附姚文公謚議



柳



天地真元之氣一會則聖神代作揚熙東
瑞以開太平而必有不世出之臣挺生其間履結粹
精數為制述以此增煥盛德大業而聳之五三載籍
之上幾數百年而得一二二人焉其有關於氣運者如
是豈徒文乎哉乃若先正許觀文正公之在吾元寔
當世祖皇帝板拓基圖之始倡道明宗振起來學一
時及門之士稱稱集賢大學士姚公燧為能式纂厥
緒以大其承然觀公之言而考夫史文正公之學則其
機藹之相頡頏不啻山鳴而谷應雲興而龍翔也故

大德至大皇帝慶之閣三宗繼祚天下大幸而公之文章蔚為宗匠典冊之雅與詔令之深醇固已揆去淳靡一迓古轍而銘誌歲頌之雄偉光潔凡鏤金刻石昭德麗功者又將登先泰而漢而上之以闢夫作者之域排以誠嘗不一二而家傳人誦已十百雖欲掩之孰得而掩之哉他日良史執筆以傳儒林則公在文正之門豈直脩之海夏而已也易曰黃裳元吉文在中也然則以之為惠公美辭焉謹按謹法博聞多見田文敬直惠惠曰文請謚曰文

姚文公牧庵集

烏木杖賦

去年文仲感得烏木杖大徑尺高可通顯嘗折一枝遺余許為賦報之其秋仲感疾歷三時未愈藥也今年余生朝使人有木之半相壽且促曰吾疾所以嬰綿者豈思不償賦致耶不佞誠得一讀其辭或可釋杖而起矣余勤其言而賦曰

或曰矣海之山珍木產焉金為之聲石與其堅脆結伐荷授諸瀧淵依居蛟蜃激沫濡次歲月俟之化而為玄要出人為非得自天此烏夷飯以售利於中土

之微權也抑寡聞而笑之曰昔賈鬻斲旋燬其膚市者一濯已呈蒼枯胥是黧材裏表一如從可占知迺受形其本初者也胡子以由彼而然乎今夫中土之山有求其植斧取觀之內各異色樟柞稠文杜棗桐赤檀栢必黃蒲檉械白與爾萬里遐裔絕域瀝葛杉散儋黎沉福扇賓難舌相半白黑一隅斯舉三可反曠茲庶品之爛爛米就漚以何澤況於兩間滋雨噴風敷吐華耀為白為紅深淺濃淡萬不齊同令人慮之忻心悅腫問誰為之能然皆著妙於化工夫其見諸柯葉之外者如此又何惑理質於其中哉且水火之亦黑不一其色者雖童子猶能知之至語其相賊而為用有戴白之老所未思維男丁之婦壬實雄黑而赤雖始若悍而難取終為夫之所務令其色之幽幽迺昔赤之白基是何資於通譬只煬寔亦可聞皮失乾而烈者燭也其煙液為煤必黑而縹因以曉夫巧繪之棄鉛朱亦懼其久浸漉而為黧又以信通書坎盛之侵離也不然南服之洲祝融之宅也敲金石而焦流蓋火熾之已極非感其水以滅之則物將不能以生活故伊人之畔而不涯藉而深黑示火色之索藏惟獨見夫水德而已矣其木理之如漆者又

足感乎哉史鑑之孫其畏可象析而杖之奔走相餉
輟牙瘡於猛士配几屨於席上試扶衰以起策觸爪
甲而鏗響思表鐵而含簧陋柳侯之爲匠又求同於
所異饒黑蛇之佛衍噫物之變化不可期兮猶足以
乘雲霧而騰往也

姚嗣輝南樓堂

彼樓有土性生植惟城岷樂樂干雲安才與構散蔭
匠石過不晚煬夫反爲薪所責故山樹寧計世莫珍
一別十畝陰清溪俄幾春名堂楣上如對故鄉親
諸事小弁詩桑梓亦惟寅盛德古自早木惡何關人
不見構王疾智囊終相泰君才負棟柱未許溝斷均
無以禮自期上孤明堂後

寄楊純父治中

欲聞真息耗無使梓樓來烽火平時報田疇亂後聞
徒歌王集賦不置士元才遙憶牛頭寺思親日幾迴

與病高崖道中作

役役乾坤遠栖栖道路平五年三入蜀十夢九歸秦
瘡痕偏凌客山英定笑人無勞前問渡祇覺白頭新
身逢黃溪

發舟青神縣

草木隨寒暑殊方榮悴同葦花兼露白桤葉未霜紅
日月雙飛鳥江湖一病翁晚來沙嶼上愁坐獨書空
青神開百丈江岸轉荒涼薜荔緣松起蒹葭並竹長
深披豺虎徑毒犯虺蛇鄉何莫非王事牽夫可悅傷

感事

致位丞疑地夢龍伯仲間星當朝北斗日已薄西山
取謗因雖惡貪權失弓聞此行雖鐵甲未足比懸顏
留別和杜紫微韻

身世支離似敗衣有戈難却魯陽暉不知此日公車
召又復何時野服歸花信正愁風貽蕩夢苗還喜雨
霏微分攜江上休迴首恐見橋烏作背飛

癸巳九日

去歲君山孤棹遊如今畫室石城州明年白髮桑榆
日何地青山萸菊秋客氣已爲強弩末官情空遠大
刀頭果成問舍求田策未讓元龍百尺樓

次韻時中

多君聞道粗知歸雲霧何人識少微爾後聯翩終獨步
步自前鷺鳥不羣飛淮南數日將寒食客裏三春尚
臘衣安得鑒坡同給札不妨首著對朝暉

別王良輔

只聞官罷尚荊州不謂相逢郢水秋如我避賢三退
舍與君爲客一登樓人才妄自金鳴冶世事從渠劍
刻舟明日分攜武昌去應煩南夢到滄洲

黃門飛鞋圖

太平無有羽書塵局促龍鱗萬里身不著圍人時聘
驚天關驕悍若爲馴

賞花

出門京國事無涯虛擲東風五物華却謝病歸催不
起故園今見碧桃花

至大三年十月赦

朕自嗣守丕基致孝太室奉上玉冊寶加謚太祖爲
法天啟運聖武皇帝光獻翼聖皇后睿宗仁孝景襄
皇帝顯懿莊聖皇后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帝昭睿
順聖皇后裕宗文惠明孝皇帝徽仁裕聖皇后順宗
昭聖衍孝皇帝成宗欽明廣孝皇帝貞惠靜懿皇后
于斯之時宜降德音詔告天下猶恐敷教或賊良民
今因西北叛王不受正朔五十餘年其子蔡八而蓋
愆前人盡率部衆歸命闕庭及濶闊出謀爲非觀未
忍置理刑以經典與夫崇建大利上爲列聖報德冥
冥下爲生民祈福昭昭者亦旣成功皆我聖母之德
之致已於此月五日奉玉冊玉寶上尊號曰儀天興
聖慈仁昭懿壽元皇太后屬大慶禮成宜敷渙號以
新民聽於戲凡在有司一乃心力以輔予治期底隆
平

卽位詔至大四年三月

惟昔先帝事皇太后撫朕躬躬孝友天至由朕同說
順孝遺體重以母弟之嫡加有削平內難之功於其
踐昨曾未踰月授以皇太子寶領中書令樞密使百
揆機務聽祈總裁于今五年先帝奄棄天下勲戚元
老咸謂大寶之絕既有成命非與前聖賓天而始微
集宗親議所宜立者比當稽周漢晉唐故事卽正宸
極朕以國恆方新誠有未忍是用經時今則上奉皇
太后勉進之命下徇諸王勸戴之動三月十八日於
大都大明殿卽皇帝位凡尚書省誤國之臣先已伏
誅同惡之徒亦已放殛百司庶政悉歸中書命丞相
鐵木迭兒平章政事完澤李道復等從新拯治其可
爲今法程拯民急者具如左方於戲凡爾有官君子
皆古所謂治天職食天祿者宜一心力欽乃攸司無
替朕命

皇帝尊號玉冊文

維至大二年正月乙酉朔越七日辛卯皇太子中書
令樞密使臣某謹率中外文武百僚頓首頓首謹言
昔我世祖既平炎趙質之於書幅員廣長振古無倫
覆燾之下八紘萬國莫敢不庭何獨一王西北岸然
憑道阻脩方命正朔德綏之而不摯威董之而不聳
夫豈不能聲罪致討深入其地終以聖仁親其宗親
包荒有年成宗繼序情久驕頑天鑒昭明於裕皇孫
獨異陛下授以太祖皇帝信寶撫軍漠北是固以張
凡付神器之本時未及冠承命卽行其視萬里莽闊
寒洲之鄉不遠不難如堂適庭至則獎厲諸軍脩明
法制簡拔果毅均苦分勞解衣煖寒推食飲飢洗洗
汔汔士氣日作磨箐伐謀待寇歲至奪人以先身踐
戎行靈馳電掣大北其羣虛已不矜日慎一日始終
十年不秣屢勝狂狡不懲悉銳未加當以選鋒伺間
出奇盡繫輜重彷徨無歸度不能軍老倪囊囊羣口
百爲致教教寧平四十年未靖之梗成兩祖宗未究
之志天下之人聞其風聲思觀天先者顙顙翹翹九
圍一心雖是乾符歸正宸極馳武事之風習洽新化
以文治立愛自親曾未旬浹上尊太后問安以時下

建儲宮庶政是先又舉列聖未達之典欽崇元祀玉璫黃流薦祿太室還蹕龍興徘徊太祖龍旗九苞割金於斯聲基帝業為城中都又以孔子垂範百王將二千年而願謚未稱加大成於至聖文宣王上立勞於軍與凡處臣悉大養之間歲不登既賑既恤虞苑未傳民惟罪罟再肆大宥至德難名赫赫巍巍惟天為大掛一漏萬并觀如斯求可盡臣下歸美報上者惟是歲稱謹奉玉冊玉寶上尊號曰統天繼聖欽文英武大章孝皇帝欽惟陛下立心天地立極生民茂對鴻名于億萬年

皇太后尊號玉冊文

維至大三年歲次庚戌冬十月甲辰朔越五日戊申嗣皇帝臣某臣伏思顯考顯宗未臨海寓時小子託其遺體顛踐丕基惟事重母養以天下何無不有何欲不臻而隆名威典辭未見俞非臣所以表微忱酬大德也欽惟皇太后陛下貞順而齊肅淵摯而剛明居常處變愛威異施臣在先朝受詔漢北往撫諸軍可謂遠役以義割恩縱更其行迨邠河陽永懷彌切親至五臺禱于佛乘尚憑陰陽早遂振旅殿閣是崇需既用昭旋聞國恤併日馳赴邪謀方與授策儲

皇曾不再日掃清宮掖待臣以來界付神靈自非磨斷安教內訌往歲鑾輅再輒五臺淨供大修以畢夙願極心為臣天燾地持日居月諸其大其明非言所喻詩之言曰母氏劬勞推之眇末昧仁煦慈百倍為艱圖以報塞惟崇顯號者強而名之庶幾聖德昭明天下是用類于上帝禮于太室奉玉冊玉寶上尊號曰儀天興聖慈仁昭懿壽元皇太后欽惟皇太后陛下履躋其上之尊福衍無疆之曆菲躬是保慈訓是承

元帥烏野而封謚制

惟太祖之基命龍遂乘雲有良臣以樹魚魚猶得水展我同姓堂伊異人故金紫光祿大夫北京等路兵馬都元帥烏野而氣鍾先徽之純全誠貫金石之堅確智足謀國勇則冠軍佐天運之維新憤人心之未定既降獲叛必煩以行故自北而徂南首達尾魏亦據左而塞右膺背素語其跋履於四方數堂戎衣之百襲為膚已懋其報宜豐可當非劉氏之不王姑啟若魯侯之大宇併中褒典少慰英靈噫佳城之鬱年三千名國已昭乎白日分國於聲州十二澤期不

新於黃河可贈某官連封營國公謹忠勇

何止出奇於百戰為呼降年勿永為烈則多雖狀不及識之亦心未嘗忘者置戶以守何樵牧可侵馬賊之墟故聖即封或魂魄猶思蠶叢之國可贈某官連封蜀國公謹忠武

元帥經都贈謚制

朕聞率土之臣莫如同姓于城之將尤可異恩故遠稽於禮經用厚加乎聽焉其官某其在弱冠嘗為選鋒迅與鷹揚號為萬人之敵號如虎視隴然千里之威屬鉅寇之及郊之總戎之制閩求可居此孰有異然其為人心所歸不待君命之至推使秉鉞辭拒備牆卽下今于轅門已折衝於樽俎握機獲建四川之草木知名關壁鼓行三峽之星河動影勇願收之非匹策孫吳之可方入陷危則庸衆所不先分賜與則知士之震下勁騎所威堅城每摧如斯宣力於兩朝

丞相阿塔哈封謚制

臣為安貨勞於同軌之閩國以念功恩及燬衣之後雖歸終其時有所未及在連恤今日為可或遺愛寵幽褒用昭異數故先祿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左丞相阿塔哈力齊載負量與川涵託閩國將種之苞根挺明堂工師之大木受任閩外賈勇籌邊為憲宗入蜀之前鋒因殘百身非世祖拔江以尺箬不返三苗報効之私寤寐不置百其身以莫恤一廼心之是期會師征陰順而貞得夫剛決柔之兆考版圖之幅裂秉旄鉞以鼓行將削尊號於偏方必使義聲以先

路勢乘破竹名正包茅有不待陣風蛇之蟠而已飛
塵星駟之捷如震如怒社金華北方之強于理于疆
畫江漢南國之紀羣黎壺漿而廟角幼主席藁以泣
頭瘁事匪伊成功爾凡十年爲丞於行省奄一旦
違世於先朝白雲香歸於青山清風空遺於黃閣像
未麟臺之貌服先龍衮之弁既進師垣又建王國俾
大書於神路過者式焉示範等子臣鄰忠斯勸矣尚
膺茂渥少慰營魂可贈推忠翊運宣力功臣開府儀
同三司太師上柱國追封順昌郡王謚武敏

妻扎剌而氏封王夫人

大帝立極之十五年嘗曰昔我太祖戡定中夏日不
暇給由天未厭宋德帝制偏方命將出師一家天下
今惟其時曾不三年墟其廟社雖曰睿算萬舉萬全
亦大臣奉辭宣力死職忘身有以致茲厥功茂哉用
是追崇故光祿大夫江西等處行中書省左丞相阿
塔哈爲推忠翼運宣力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太師上
柱國順昌郡武敏王其故妻扎剌而氏在父母家幽
閑而禮其移天也淑慎有聞所可畫傷在不壽考以
語婉德不及見夫丞相建希世之功以語振賢不得

食于大夫糾官邪之祿非貪主壤曷慰貞魂可封順
昌郡王夫人

丞相塔剌哈追封淇陽王制

出入帷幄人十能而已則千計謀廟堂相一年而疾
居半竟邦家之殄瘁宜王禮以追崇故開府儀同三
司中書右丞相監修國史太保太子太師知樞密院
徽政使中政使宣徽使左都威衛指揮使塔剌哈維
昔開國之遺苗乃今太師之元嗣由爾世曾爲我親
臣事世祖至今也凡三朝職食官而久者非一日灼
其廉明而忠亮與夫恭之而溫文恭茲中書出庶政
之原居以右相絕百寮之席使加中政機總六軍善
調護而長官師監纂修以成國史如此重青皆所裕

為一德可以寬鄙夫片言莫止簡繁務思通榮之可
懼視俸利以不貪同紹銀艾者十人爾先辭免其太
尉均受錫田以萬畝爾獨還致於司空觀父子之並
相一門求聖賢與尚友千古改為改作緇衣何賴乎
武桓拜後拜前赤舄未漸於周魯方歌功於清廟倏
委蛇於閭堂意少者沒而老者存益信神難明而
理難測憐乃公獨傷於漢北檮爾後均胙於淇陽鳴
呼何但上下床盡餘子可求之高閣如失左右手慨
正人不作於下泉客爾靈明歆朕休命可特贈封謚
為懷忠昭德佐治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太師上柱國

妻嘏思璧公主封王夫人制

朕自踐阼於今三年洪惟天地祖宗之佑陰陽和平
星緯咸若民物豐阜邊鄙不聳朕是用大賚於羣工
凡嘗執政柄理者无追錫及於三世而伉儷之賢亦
與嘉褒於戲是曠代之典也其官塔刺哈妻某毓秀
朱邱作配相門少習儀訓閑於婦道貞順著稱垂範
閨闈相厥夫子為世英宰而芳蘭早萎不終榮顯懿
彼宗戚失此女師聞吉壤於淇陽正邦君之顯位服
我新寵妥爾幽靈

淇陽惠穆王

耶律鈞贈官制

臣克厥數而始民教其德子焉能仕皆由父教之忠
孝子問義之人師實漢儒射之位長國求還笏難斷
抗章是用追崇其先庶以垂裕乃後昭文館大學士
中奉大夫國子祭酒耶律有尚之考提領東平路工
匠所長官鈞中書猶子丞相從兄宗承遠室之遺苗
福死金源而全節尚論其世孰踰爾家而又誨訓積
善詩禮之教於以見平生夙統禔之習自夫共工之
謝晏然同俗之安爭饋肆乎五漿振衣國於千仞奉
先惟孝雖耄耋於禴祠也親為接下以恭其臧獲之

久故者民耳匪直入官而知止抑展在家而必聞惜
素世於九齡貢為國之三老於乎神遊安往定徘徊
乎故鄉哀寵即封用昭章於疑墓嘉謀以副殊渥國
遣可特贈昭文館大學士資德大夫追封漆水郡公
謚莊慎

高麗國王封曾祖父母父母制

昔我太祖皇帝之奮舉漢北也東旌西旆分甸南服
昭德示威所向臣妾惟時三韓境壤相聯天戈一臨
開府儀同三司太子大師上柱國駙馬都尉瀋陽王
征東行尚書省右丞相高麗國王王璋之曾祖故高
麗王王暉深察機運舉國內禱事會之未聞不審髮
自非東志瑞應明識遠慮瞻先如是哉又屬遠民餘
尊借猶島嶼狂肆弄兵陸梁假息重煩命將致討於
時冰雪泣寒饋餉不通而暉乃能供饋轉輸師皆宿
飽軍與寇仗資助無闕復濟師往往殄殘寇其於聲

造開基立應王室保民興邦莫之與比故得守土享
年殆將四紀澤及後昆慶流斯永傳于若孫與國連
戚不其題數是宜追崇上爵仍錫嘉名魂而有知歎
茲異數可贈敦信明義保節貞亮濟美顯順功臣大
師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右丞相上柱國高麗國王謚
忠憲

崇德報功法舉追崇之典分邦列爵恩頒及由之章
酬我舊勲同茲顯號具官高麗王王璋曾祖母柳氏
傳芳合族作配高門屬皇祚之興隆偕名藩而臣附
明賢所化貞信無頗傳子至孫極富與貴三韓保國
位同異姓之侯王五等疏封名臣寡君之踪室幸新
殊渥庸懋淑靈可追封高麗王地
朕觀今天下有民社而王者惟是三韓及祖宗而臣
之殆將百載履父舊而子復肯播曰我舅則吾謂之
甥既兼以親宜貴與富禮先於事大典可後於造
崇具官高麗王王璋之考純誠守正推忠宣力定遠
保節功臣太尉開府儀同三司征東行中書省右丞
相上柱國駙馬高麗國王王暉移孝為忠易戚為惠
禮樂刑政之修者典章文物皆集然惟大歡之是經
與小心之以異初由世子已帝女之降簪獲保嗣王

非公孫之復始遂罷時貢其方物願同歲賜於宗親
責東鈞以來征期莫枕於南面道叛王挺身於遠水
出還兵歷師以泰山戰殲未幾遂首已授雖居住未
周於三紀而事實過乎七旬中壽共言今代希有刻
其于式教之是似則斯人沒世為不忘自官階而進
之至師垣而極矣夫既封主亮之墓表滄海以為礪
何必刑白馬以盟誓黃河之和帶尚期貞魂屬服恤
章可贈統誠守正推忠宣力定遠保節實亮弘化奉
慶功臣太師開府儀同三司尚書右丞相上柱國駙
馬高麗國王謹志烈

三韓為國五季已王雖居東漢之濱實享南面之樂
由其先有功於太祖許帝室以連姻故季女鍾愛於
世皇即公官而命顯方懷青軒之桃李俄淒白露於
蕙蕙春懷懿親用隆恤典具官高麗國王王璋之妣
皇姑安平公主高麗王妃發祥坤掖分派天璫以舜
妃終比之霄明為古公重父之姜女善於婉德車服
不矜其夫家樂有娠賢茅土已鑽其父服可謂全妻
道之終始苟不因湯沐之安平原進大封焉彰尊屬
於戲最他邦之道里距北關以五千移近甸之河山
盡東秦其十二明室可作殊報是庸可追封皇姑齊

國大長公主高麗王妃

姚文公文集

襄陽廟學碑

聖元為制凡士其名而儒其嚴不揆之民而殊其痛
惟責因祖商征自外身庸戶調皆優之無有所與者
將百年於此矣世祖詔即闕里聚孔顏孟三族置官
而敷之以俟其成德達才者垂三紀焉是皆無闕歷
古而獨見之今者也陛下繼聖懷前皇之遠猷舉厥
未修之典封衍聖公屢下明詔還正貢莊學田俾完
廟養是資廉師生其於世聖人之習學聖人之徒獲
育漸濡德澤至矣府州縣邑為之敦守令長者率以

侯自南學為政務先而恐風行聖化之後也襄陽宋
之郡城也金社既星嘗歸吾元由於忌棄不成就宋
切慕為北明四十年世祖徵兵天下不忍一旦以開
吾民包規漢而城之規猶圖虎待其身斃五年乃下
則其受大兵也為最又城門闕矣廟學前大闢即武
臣因陋就簡而為之不稱神居勢宜改為田之在郊
藉既失存民亦寡耕主吏去之無有知其任所不敢
視江南他州之有風緒者其施力又若甚艱此前政
所以苟於其事者惟總管陳術經度之已而受更今
總管陳義謀之吏民曰明詔如是吾方表田募民觀
獲何時明日便是學總德他州則二十石為不職且
受隸矣不穀為之就緒無日吏比者剖若俸戶此者
捐若財應者歛然辭強若一帥守兵家亦勸赴功猶
不足用取餘公智治之二年聖哲中殿賢儒傍序門
堂齋庖楹礎林立則望春秋真蘄講肄蓮豆鐘饌有
踐與鄰人之戾止新視馬聽起所墮習而秋是矣延
魯過之拜其下庭猶有可憾焉者自唐開元配食顏
子後曾子於諸子以足十哲前宋則躋孟子與顏氏
並雖金經百年未之或改後宋則益以曾子子思進
子張於曾子之舊故江之南也十哲上亞聖人者四

馬宋平北方學者安顏孟而異曾思浙憲首請燕之
當國之臣不然之也其後一侯為憲河南是時襄陽
未入山南猶其在茲也不請而遂毀之由是二廟配
止顏孟自今以觀顏曾之於夫子同見而知伯魚前
死則子思亦可見而知者惟孟子後百有餘歲為胡
而知子思學曾子孟子學子思而得其道統之傳則
曾思之功果不優於孟氏乎顏子前又有聖人者存
未嘗為書賢之於經事有十九見贊太子者終一闕
仁與為邦二為一以修己一以治人此皆見稱於夫
子與不待為問而自謂之者也曾子述孝經大學子
未識大夫山南
廉訪副使馬公實分判是
即亦以侯嘗動心宜若可言嗟曰嗚呼是豈可易為
哉孟子稱智足以知聖人者率我子貢有若子貢有
若則以為自生民以來未有幸我則以為賢堯舜速
猶未幾言聖人之所以然孔子語堯曰蕩蕩乎民無
能名以為賢堯舜者益難名矣然自孔子沒迄漢之
世將八百年廟焉而不碑其見之金石者孝桓元嘉
許魯相瑛置百石吏領禮器與孝炅元興魯相晨奏
依社搜出穀王家供禋祀二詔魏曹植柏碑之唐則
依廟一州必碑最盛以敬就其善言者韓愈氏處州

思作中庸孟子則自著七篇之書學者類之至今為
著三子二子獨見點是外其師而弟子是尊於間而
知者仍祀不變而顧後所見而知者為或曰子記述
學已幾立類路魯哲伯魚於序而坐三子堂上今何
云然遂曰向所疑者以崇子而抑父第安賴於倫理
非曰可逆去之也今江之南配享者可不訓而點則
江之北有之功魯思者可不請

遂故

嘗曰人臣有見列而知之則可若以制度考文之事
天子司之以幸國家違於稽法之事雖天下學禮之
臣群然識之必得所當國者然後可也侯磐石求銘
柳宗元柳州道州曰自天子至於郡邑通祀獨天下
惟社稷與孔子又曰仲尼之道與王化遠邇二帝三
王無以俾大不敢一言以贊其道無他蓋聖人之道
天也善言者繪工也於山水鳥獸草木之為物與人
執事或可圖而肖之以語繪天設色而得其髣髴焉
一者古今人無能為者也故惟著其始繪而今免者
以告夫後之人銘曰
維襄形勢始終一理規時也亨而為險易晉焉盡守
負而江山動天下兵五德悖時既無學士日介曾
以特大刑違事皇皇與既進疆南海區顧為上中

襟帶夫施猶為名城於漢之域惟廟樊軌不稱騰式
帝奮文教誕諸優、子學須才如獲仰授是邦承流
其陳兩侯衍也經畫義遠成績桓、新宮寶最所基
嗟哉襄士桃達何為聖人遺言具在方冊口誦心維
莫異親炙朝趨斯庭夕休斯廬亦莫以閉闕里即居
行見接武賈興成德作之君師實帝之力刻蔣麗牲
用示無極

中書左丞李公家廟碑

遂嘗觀人臣私廟之祭易乎古而難於今三代不論
也漢之時功臣侯者土地人民傳及子孫故嗣侯得
以致隆數於其祖考世世無有所殺後封功臣皆虛
邑無有土地人民子孫或官早祿微往往不能為廟
與雖為廟以記曰父為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祭以
士祭既用生者之祿勢有必不能致隆者姑借先家
氏言之如文潞國作廟洛西其先未嘗將相也顧受
祭將相潞國嘗將相者其子及甫惟得祭以大夫祿
是於不為將相者致隆其真為將相者復加殺也如